

超感動長篇情感小說

# 槐花飄香

曹孟倫 著



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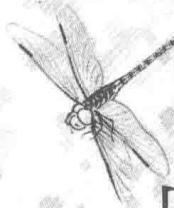


超感动长篇情感小说

# 槐花飘香

曹益伦 |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槐花飘香/曹孟伦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 - 7 - 5650 - 3706 - 1

I. ①槐…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8814 号

## 槐 花 飘 香

曹孟伦 著

责任编辑 疏利民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 张	16.25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199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 刷	安徽昶颉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3706 - 1

定价: 3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 普通人的生活和民族魂的诗篇

陈士根

初闻曹孟伦写小说之事是在淮南电视台《今晚 8:00》栏目里，该栏目以《农民写书人》为题，报道了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曹集村有一位农民用手机写小说的事迹。本人观后既感到惊奇又欣喜，惊奇的是有人用手机写小说，欣喜的是我又在毛集实验区发现有一位农民在写小说。我带着忐忑的心，约见了他。初见其人，感觉是中等偏矮身材，戴了一副近视眼镜，一手的老茧，衣着随便，看起来极其普通的农民形象。进一步闲聊时，才知道，年龄还比我大一岁。先前在无锡打工就开始小说创作了。他说他不抽烟，不赌钱，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和写作。总之，和我一样，这样一下子拉近我和他的距离，我们谈了很多，从巴尔扎克谈到孔乙己，从海市蜃楼谈到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从钻木取火谈到民族之魂。可以说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从古到今。

临走时，他拷贝了一个 U 盘给我，让我帮他看一下《槐花飘香》这部小说，我欣然应允了。回到家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插上 U 盘，浏览《槐花飘香》来，看了几章没有看下去，过了一阵日子，我又继续看了几章，感觉很有意思，我就继续往下看，没想到还被后来的部分章节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让我对那个其貌不扬的人刮目相看了。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小说。

我闭目深思，眼前出现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自始至终萦绕在我的眼前，形影不离。同时变得很大很大，由模糊变清晰。我突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生命苦短，只有美德能将它传到遥远的后世。”曹孟伦笔下的陈文进、蔡白雪、蔡永新、张垒、苏姗姗、陈兰兰、米菜苗、谷布齐曼等人物，虽然生活在农村，甚至是祖国的大西北偏远的少数民族的居住地，贫穷、困苦、落后、愚昧，但通过小说跌宕的故事情节，一群有着坚强信念和忠贞爱情及对祖国教育事业至死不渝的大爱精神彻底感染了我。我看到了一群平凡的人，在他们灵魂支点上有一团火焰在燃烧，越燃越旺，逐步升华为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之魂。

从陈文进和蔡白雪的忠贞爱情故事中，不难看出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执着坚守，有情人终成眷属等情感和情怀。爱情故事一波三折，生活场面曲折动人，通过故事的交叠，具体体现在被扭曲人性和现实生活产生的极不和谐的命运错落交织情况下，也流露出当时社会转折期间留下的不少弊端和无力改变现实的事实状况，造成了人物命运流离失所、悲欢离合的局面。让读者们感到痛心疾首、扼腕长叹的同时，对他们能够通过刻苦学习，改变自身命运的精神加以点赞。对蔡白雪西部助教八年，最后献身于西部伟大的教育事业而肃然起敬，感慨万千。故事末了，陈文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桥梁建筑公司，选择重新走上西部助教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升华了整部小说的灵魂，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当然，整部小说，还有好多弊端。毕竟曹孟伦先生是初次创作，自身又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农忙务农，农闲还从事建筑业，当泥瓦匠。挤时间写小说，也是一种无比高尚的执着精神在支撑着他。就通篇小说而言，小说语言艺术欠缺，还存在一些乡村俚语和自创语言，都是初学者的弊端，但瑕不掩瑜。

小说通过蔡白雪为西部助教牺牲和陈文进抉择再回西部助教的精神，铸造了一群普通人的民族之魂，体现了一种正能量，在当今社会都会激励一些人为民族大业意气风发、无私奉献，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勇敢向前。鲁迅先生说过：“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能进步！”

生活在最基层的农民作家曹孟伦先生，仅有初中文化程度，顶着家庭困难和妻儿的不理解、社会上的许多流言蜚语，笔耕不辍，还是难能可贵的。

2017年7月20日于淮南毛集

## 目 录

序 普通人的生活和民族魂的诗篇 .....	陈士根 (1)
第一章 风筝的线 .....	(1)
第二章 春心萌动 .....	(6)
第三章 情系心中 .....	(11)
第四章 家遭突变 .....	(24)
第五章 分别之恋 .....	(30)
第六章 情不自己 .....	(38)
第七章 情藏心间 .....	(43)
第八章 心爱难圆 .....	(57)
第九章 为爱周旋 .....	(66)
第十章 巧用计谋 .....	(79)
第十一章 真相初露 .....	(86)
第十二章 真心难买 .....	(92)
第十三章 情非心愿 .....	(97)
第十四章 槐花凋零 .....	(103)

第十五章 泪洒故土 .....	(113)
第十六章 冲出牢笼 .....	(121)
第十七章 重返校园 .....	(128)
第十八章 如梦方醒 .....	(137)
第十九章 心生异变 .....	(142)
第二十章 亲情无限 .....	(150)
第二十一章 别有滋味 .....	(155)
第二十二章 孤鸿相遇 .....	(161)
第二十三章 琴瑟和鸣 .....	(172)
第二十四章 西部助教 .....	(180)
第二十五章 全心投入 .....	(189)
第二十六章 奉献丹心 .....	(195)
第二十七章 悲喜天降 .....	(200)
第二十八章 凯歌前奏 .....	(204)
第二十九章 高歌一曲 .....	(209)
第三十章 旧情难舍 .....	(216)
第三十一章 爱屋及鸟 .....	(223)
第三十二章 天不假年 .....	(229)
第三十三章 魂归故里 .....	(234)
第三十四章 槐花盛开 .....	(240)
后记 .....	(247)

# 第一章 风筝的线

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一个平淡而寂静的农家村落。绿油油的田野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苗，正值农忙时节，村民都忙碌在田间地头。

小路上有个男孩，正手扯风筝线，将手中线框高高地举过头顶，边跑，边回头张望着。

不远处的小路上有几个小伙伴，大声喊道：“狗子加油——狗子加油——”

只见狗子随着伙伴们一声声地吆喝，迅速将步伐加快，随着他手中的风筝线“唰唰唰”地往外放，这只风筝，犹如一只翱翔的老鹰，瞬间飞上了天空。狗子手握风筝线框，两只机灵的眼睛盯着空中的风筝。他心里很得意，并大声喊道：“哎，快看啦！——我的老鹰上天啦！”

正当狗子沾沾自喜时，从庄子上传来一位妇人的吆喝声：“狗子——吃饭啦！”

“知道啦！”狗子应完声，手拉风筝线，便朝回家的方向走去。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路边有棵大槐树，狗子走到近前，将风筝线拴在大槐树上，扭头就往家跑。跑到家里，他推开厨房小门，来

到锅灶前，拿起碗筷，将锅里剩下的一碗山芋干稀饭吃完了，扭头又朝大槐树下跑去。他一口气跑到大槐树下，向空中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的风筝哪儿去了？”他边喊，边向空中寻觅风筝，风筝果然不见了踪迹。狗子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嘴里嚷嚷着：“我的风筝哪儿去了？是谁把我风筝线搞断了？”

就在狗子又气又急、无处发泄时，听见前面小路上有一小女孩，向他喊道：“狗子！狗子！”

狗子一看是小白雪，一种忍不住的怒火涌上心头。他心想：风筝线，一定是她搞断的！不是她搞断的，又是谁呢？他嘴里咕噜着，同时向四周搜寻，发现无人，于是他飞快地跑到她跟前，朝着她脸上就是一记耳光。小白雪被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狗子仍连连逼问道：“我的风筝线是不是你搞断的？你说！你快说呀！”

小白雪忍着火辣辣的痛，委屈地哭诉着：“不，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这儿除了你，还有谁？”

就在狗子向小白雪再次逼问时，小白雪的哥哥兔蛋，一阵风似的从家里跑来。他一面跑一面喊：“狗子——狗子——你打俺小妹干什么？你凭什么打她？”兔蛋跑到近前，照着狗子前胸就是一拳。狗子被打得向后倒退两步，他扬起巴掌，朝着兔蛋脸上也打了一记耳光。就这样，平日里十分要好的两个小伙伴，拳来脚往打斗在一起。

站在一旁的小白雪，望着他俩拼命厮打，吓得不停地搓手却帮不上忙，情急之下大喊道：“别打了，你俩别打啦！”

小白雪的大声呼叫，惊动了正在池塘边洗衣服的赵婶子，她忙搁下手里活跑过来，将两个人拉开，送回各自家中。打那以后，狗子和兔蛋就渐渐疏远了。

冬去春来，浓浓的过年气息刚过，淡淡的年味，还流连在孩

子们的胃口里。一起玩耍、一起打闹、一起成长的四个同龄小伙伴：狗子、石头、小白雪和兔蛋，他们到了跨入校门的最佳时期。

在生活贫困的年月里，让孩子们上学读书，可是大人们十分看重的一件事。大人们情愿勒紧裤腰带，都想让孩子们读书，希望将来好有个出头之日！

正月十六这一天，是学校新生报名的日子。吃过早饭，狗子母亲带他去了离家二里多路的“农读”小学报了名。

这所小学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造起来的。十几间破旧的土坯草房，外加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就是当时发展教育的重要场所了。这儿白天供全大队的孩子们上学，晚上社员们为扫除文盲，也聚集在这里学习认字，时间一久，“农读”小学，因此而得名。

狗子母亲带着狗子来到小学，向老师报了狗子的大名和家庭成分，又交了5角钱学费后，娘儿俩便匆忙往家赶。当他俩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狗子见小白雪和兔蛋，也跟在他们爸爸身后，无精打采地往学校走。大人们见面彼此打过招呼各自离开。当狗子和小白雪擦肩而过时，狗子见小白雪将脸扭向了他，嘴唇动了动，像是要和他说些什么，只见小白雪的嘴唇还没有张开，就被跟上来的兔蛋一声呵斥，吓得她扭过头，匆匆离开了。

狗子见小白雪的一举一动，知道她还是为那次风筝断线的事在生气，狗子想借此机会和她解释……

晚上，狗子一家人，坐在昏暗的油灯下，望着面前火盆里荧光放光的火星，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时用木盒纸片制作的、品质极差的广播匣子。当时广播里正在热播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的有线广播，还没普及。一根正极电线通向公社的广播站，一根负极电线，直插在地面上，发出的声音很小，音质也很差，听起来就像苍蝇觅食，“嗡嗡”作响。

狗子将耳朵贴近挂有广播的墙壁旁，专心致志地听着。狗子

的爸爸陈元昌，为了在儿子面前显露一手，对狗子说：“儿子，你想让广播响起来吗？”

“当然想啦！你有啥办法让它响吗？”狗子望着爸爸问。

陈元昌一本正经地说：“你去厨房舀瓢水来，泼在地线上，广播立马就会响起来。”

狗子瞪大眼睛反驳说：“不可能，水怎么能让广播响起来呢？”

“儿子，你若不信，可以验证一下嘛！”

狗子果然跑进厨房，舀瓢水泼在地线上，广播真的响了起来。

陈元昌望着狗子说：“儿子，没错吧？爸没骗你吧？”

狗子又问：“你是怎么知道水会让广播响起来的呢？”

陈元昌含糊其词地说：“这里面啥个名堂，我也说不准，就是在公社开‘三干会’时，听广播线路维护员一说，才得以知晓。”

“哦，难怪看你神秘兮兮的样子呢，原来你也是现买现卖呀！”

陈元昌将脸一沉说：“这叫老子不哄儿子，粪不哄地，你懂吗？”

狗子见他爸又老话重提，一笑说：“我知道，这话在我耳朵里早就磨出老茧了。”

狗子仍专心致志听着广播。正在他听得着迷之时，外面刮起了大风，一阵风头过后，突然广播不响了。狗子刚要问是咋回事。“别听了，外面电线被风刮断了。”随着陈元昌一声大吼，屋里便寂静下来了。

外面的风越刮越大，从破旧的门窗内灌进屋里，将油灯吹得忽明忽暗，陈元昌一家人索性各自脱去棉衣上床睡觉了。

狗子躺在母亲身边，睡不着，脑子里总是浮现一年前小白雪被他打、被他冤枉的情景。此后，他悟出一个道理：凡事不能冲动，要多加思考，否则……

狗子睡不着，缠着母亲问：“妈，你知道小白雪妈妈是怎么死的吗？”

母亲翻过身，冲着儿子问：“你咋问起这事来了？”

“我就随便一问。”

母亲轻叹一声说：“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小白雪和兔蛋，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妈妈生下他们后，一直流血不止，邻居们帮忙找来医生也是无济于事。后来只能看着他们妈妈将血流尽，硬是流死在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上，真是惨啊！”

狗子听着母亲的述说，又问：“兔蛋的名字是谁起的？难听死了！”

母亲缓和一下气氛又说：“白雪妈妈死了后，两个孩子没有奶水吃，可又想让两个孩子活下来，他们爸爸蔡良伯，就请来算命先生，为两个孩子算命。他俩出生在农历二月，又称兔月，算命先生就给男孩取名叫兔蛋。又因兔子有白色的，就给女孩取名叫白雪。这个‘白’字，也是为她母亲守孝的意思。”

狗子又好奇地问：“以往听小白雪说，他们还有个姨妈，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是这样吗？”

狗子母亲又说：“是的。小白雪妈妈和她姨妈，本是四川某一偏僻山村里的人，是被人贩子骗来的。小白雪妈妈叫潘梅，她姨妈叫潘枝。当时小白雪爸爸在大食堂烧火，人贩子看他家能拿得出钱财，就将老大潘梅卖给了他。后来听说她姨妈被卖到一个城市的郊区。白雪和兔蛋出生时，他们姨妈也在场。潘枝望着奄奄一息的姐姐躺在血泊里，哭得死去活来。可怜娘家远，又没个亲人，唯一一个姐姐也死了……”

“白雪爸爸为他兄妹俩没少操心。当时小白雪吃了我的奶水，兔蛋吃了石头妈妈的奶水，才救活他俩的命。再后来，天气变暖了，他们爸爸凑点钱，从外地买来一只大山羊，说来也奇怪，一只大山羊的奶水，竟然喂活两个孩子！真是天意啊！”

## 第二章 春心萌动

阳春三月，放学回家的四个孩子，狗子、石头、小白雪和兔蛋，结伴同行去打猪草。

兔蛋和石头，就像两只爱撒欢的牛犊，在麦地边的小路上，胡乱跑着，他俩边跑，边把圆圆的柳条筐当作皮球扔，你投过来，他投过去，疯狂追逐着、打闹着。

狗子突然想起，村子后面的那棵大槐树上的槐花已经开了。这可是他们每年企盼着的一顿美餐啊！于是提议明天放学一起去采槐花。

“好啊！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就一块去采槐花吧！”白雪也喜出望外地说。

“好！明天我们一块去。”石头忍不住大喊道：“噢——我们吃槐花喽！”

狗子更是一反常态，唱道：“哎——槐花香！吃到嘴里味道长！槐花绽放香十里，惹得人们心里慌——惹得人们心里慌！”

“狗子，你唱的什么歌呀？”石头讽刺地问。

“俺唱的是自编的《槐花之歌》！”

“那不叫《槐花之歌》，那叫‘汪汪汪’吧？”

“石头，你别老欺负我行不？你没听人说，什么急了也会跳墙的吗？”

“当然是狗急跳墙喽。哈哈——哈哈——哈哈哈……”

几个人说说笑笑来到坝坡上，他们望着坝坡上绿油油的毛豆草，开始挖了起来。

要说打猪草，他们几人已比试过无数次，可每次从开始到结束，收获最多的，都是小白雪。以致大人们和她一比，都要略逊一筹。

他们将筐子拔满，坐在坝坡上，稍歇片刻，狗子起身说：“太阳快下山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家吧！”

兔蛋又犯起牛劲说：“要走你走，我们摸黑，我们乐意。”

狗子听了，知道兔蛋还是为那次风筝断线的事，一直记恨着他。尽管他在学校里，多次向他兄妹俩认错，但始终得不到兔蛋的谅解。

“哥，你就和别人不吃一个井的水。”小白雪责怪兔蛋道。

兔蛋见狗子和石头都已挎起草筐往家里走，无奈他也挎起草筐跟在了他们的后面。

几人挎着沉甸甸的草筐，艰难往家走着，当他们路过一条小河沟时，走在中间的白雪，脚下一滑，身子一歪，本来挎着草筐就很吃力的她，连人带筐，一下栽向河里。也就在小白雪栽向河里的一瞬间，跟在白雪身后的狗子，迅速将草筐一扔，一把拽住白雪的胳膊，往上一带，白雪是被拉上来了，可她挎着的那一大筐毛豆草，像皮球一样滚进河里。草筐在水里翻个滚，毛豆草露出水面上。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望望你，谁也拿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

兔蛋气呼呼地冲着白雪吼：“走路不长眼睛，有啥本事！”说着，动手要打小白雪。小白雪被吓得眼圈一红，泪水“吧嗒吧嗒”流了下来。

“你俩别吵了！我有办法了！”

石头惊讶地问：“狗子，你有啥办法？你以为你是孙猴子，会七十二变？”

“你别管我是不是孙猴子，反正我能让猪草捞上来。”狗子自信满满地说，他让小白雪到河埂后面躲一下，如果没人喊她，千万别过来。

小白雪走后，狗子迅速蹲下身，把裤子往下一褪，将两边的褂襟对称一扎，猫下腰身，顺着河坡滑进水里。

石头和兔蛋一见，才明白狗子的用心良苦。

兔蛋忙问：“狗子，河水凉不凉啊？”

尽管狗子在水里强撑劲儿说不凉，但他脸上瞬间布满的鸡皮疙瘩。

狗子屏住呼吸，忍着寒冷，把水里的柳条筐用力扔上岸，又让石头把河坡上一根棍子扔给他。他用棍子将浮在水面上的猪草往一块拢，然后将拢在一块的猪草，再一包一包朝岸上扔。石头和兔蛋，将扔上岸的猪草朝筐里摁。这时蹲在土堆后面的小白雪，也忍不住跑来帮忙。猪草很快被捞完了。狗子把木棍的一端递给岸上的石头和兔蛋，他俩使劲一拉，狗子立马被拉了上来。他们互相笑了笑，这开心的一笑，无疑化解了他和兔蛋间的不愉快，也彻底缓解了他们伙伴之间的关系。

白雪兄妹回到家里，用火柴点亮油灯。蔡良伯抬头望了望他们问：“你俩怎么玩这么久才回家睡觉？”

“爸，我们是跟狗子、石头一块玩的。”白雪爽快地回答道。

蔡良伯闻声披衣坐起，用火柴棒拨了拨灯芯。摸起床头上没有抽完的半拉烟卷，放在油灯上“吧嗒吧嗒”抽了两口说：“小白雪、小兔蛋，我交代你们几句话，你俩可要记住喽！你们往后在一块玩，不准叫人家狗子、石头。应该管他俩叫哥！你俩出世时，没有奶水吃，白雪是吃了狗子妈妈两个月奶水长大的；兔蛋也吃